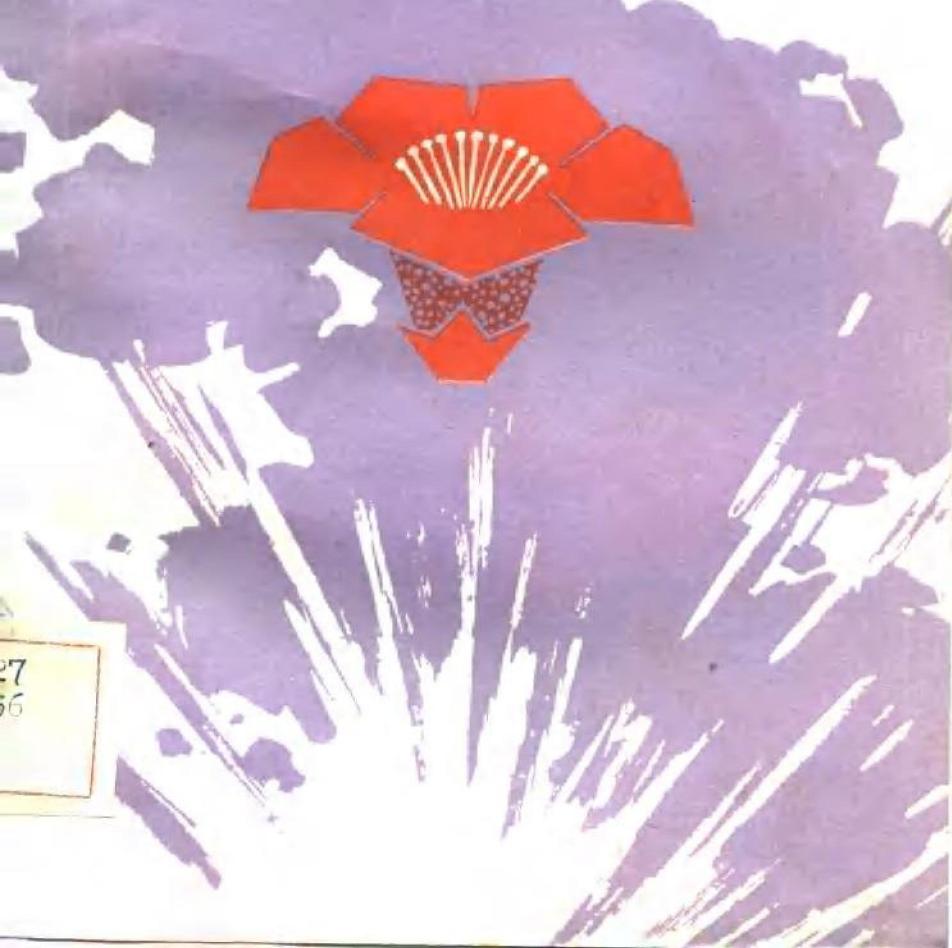


法牛山诗情



27
56

内 容 提 要

这本诗集选编了反映我边防军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法卡山战斗中的英雄事迹的诗70多首。诗人张永枚的叙事诗《界碑》、柯原的《法卡山诗情》、瞿琮的《从法卡山到葛洲坝》等诗篇，热情歌颂和生动刻画了边防军在法卡山战斗中的英雄事迹和英雄形象。所选诗篇内容丰富，诗意浓郁，具有一定的艺术特色。

法卡山诗情

广州部队政治部文化部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3.625印张 82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00册

书号：10113·254 定价：0.31元

目 录

张永枚

- | | |
|------------------|------|
| 界碑(叙事诗) | (1) |
| 前线诗情(2首) | (21) |
| 法卡山民兵(4首) | (23) |
| 法卡山的勇士(6首) | (29) |

柯 原

- | | |
|------------------|------|
| 法卡山诗情(10首) | (36) |
| 前沿英雄班 | (36) |
| 阵 地 | (38) |
| 绿 | (38) |
| 肩 膀 | (39) |
| 心 愿 | (41) |
| 遥 寄 | (42) |
| 最珍贵的 | (43) |
| 雨 中 | (44) |
| 闪光的标语 | (45) |
| 我来自法卡山 | (47) |

瞿 琪

- 从法卡山到葛洲坝（30首） (54)
 法卡山诗笺（7首） (54)
 法卡山英雄速写（6首） (59)
 生者与死者（12首） (63)
 从法卡山到葛洲坝（5首） (70)

莫少云

- 边境诗页（9首） (79)
 边境小学 (79)
 边境树 (80)
 醒着的神经 (81)
 阵地上的小花 (82)
 无名哨所 (83)
 催春锣鼓 (84)
 哦，山下那座村庄 (85)
 你走了，我没时间相送 (87)
 他们巡逻去了 (88)

苏圻雄

- 班长的雕像（外二首） (90)

孙 涣

- 那里是边境（4首） (93)
 黎明剪影 (93)
 黄 昏 (94)
 啊，雨 (95)
 星 (96)

杜佐祥

- 阵地抒怀（5首）……………（98）
他睡了……………（98）
一幅画的构思 ………………（100）
北京时间 ………………（102）
编铁丝网 ………………（103）
心 愿……………（104）

王国庆

- 困不死的法卡山（外一首）……………（106）

姚成友

- 绿草茵茵（外一首）……………（109）

张永枚

界 碑

(叙事诗)

—
一块一米五高的大青石，
上刻着：“中国广西界……”
耸入前沿阵地的霄壤，
映着七彩的阳光；
这古老神圣的界碑，
祖国南疆的冠冕，
经历了多少风雨沧桑；
碑这边有一个燕子窝，
衔泥的燕子穿梭来往，
中国的鸟儿似也懂得道理，
决不再南飞一步越出国疆。

这祖国南疆的风物，
渐渐出现在画纸上，
画笔写下一行字：

“再见！界碑！
南疆——第二故乡。”

一个背吉它的战士，
紧偎在画画者身旁：
“袁浩同志——班长，
别情已寄托予图画，
下山吧！别误了报到的时光。”

袁浩收起画笔画夹。

背吉它的战士说：
“复员，人生又一个阶梯，
你怎样打算，班长？”

“邝泰同志：
我要回到妈妈身旁，
到公社文化站去，
描绘我亲爱的家乡。”
“祝你的画笔生花发光。”

两个复员兵下山走，
耳听得木叶声悠扬，
穿青衣的壮族女孩牧着牛犊，
倚着凤凰树把木叶吹响。

突然，天空似被钢锉锉断，
山地爆喷出硝烟泥浆，
从国境外飞来的炮弹，
爆炸在中国的土地上！

那牛犊被半埋在弹坑，
嘴里的青草滴着血浆，
牛眼大睁着找寻主人，
主人，她已在炮火下夭亡！

可怜的牧女，
一半在焦土里颤抖，
一半倒挂在凤凰树上，
那手指夹着的木叶，
似仍有余音在响……

袁浩猛地转身向南，
长而亮的眼睛顿露锋芒：
“到了十五还不发亮的月星，
还不如一盏小小的灯亮，
看见战祸不奔赴疆场，
岂不白吃了几年军粮，
回去！马上回去！
要复员——也等打完这一仗！”

“班长……我？”
“你走吧！邝泰同志：
你是一个独生子，
父亲长年做工在南洋，
好不容易回国来探亲，
知你复员，必是倚门望……”

转眼已不见袁浩身影，
邝泰的心云似地飘荡……

二

连部指挥前沿战斗组，
抗击着凶恶的进攻。

“快叫炮兵！”
胜利的渴望充满战士的语音。
掌握步谈机的同志啊！
血，象一朵玫瑰花，
开在他中弹的左鬓，
蠕动着紫色的嘴唇，
要吐出满怀的遗恨……
两个新兵不懂“座标”，
怎能精确地报告炮兵？

脚步掀起的风，

把硝烟吹开一条缝；
来了！才欢送走的班长——
袁浩，超期服役的老兵。
他戴上耳机手握听筒，
把频率准确地校正，
他的胸襟如广大的丘原，
进入了我军远远近近的炮群，
映着火光的朗目一扫千里，
把敌踪往地图上标定，
飞快无差地算好“座标”，
电波立即传走他的呼声：

“昆仑！昆仑！
我是界碑！我是界碑……”
他是风头，引来炮的火雨，
他是闪电，击出炮的雷霆，
轰！头一发就命中敌群。

疾风也追不上他的思路，
忆起儿时捕捉鸡群，
母亲往前赶，他在后面堵，
叫调皮的小鸡钻进竹笼……

“昆仑！昆仑！
我是界碑！我是界碑……”

他呼唤轻炮近处打，
象无数飞剑驱杀敌人，
又呼唤重炮靠前打，
如火山喷火紧锁路径，
轻炮，渐渐延伸，
重炮，越打越近，
象一张烈火的地毯两头卷，
把敌群卷在小小的夹缝……

“昆仑！昆仑！
我是界碑！我是界碑……”
当他说着界碑这个词儿，
好象整个祖国的大地，
就是他强健的心，
在心腔有力地跳动……

三

铁镐闪光如繁星耀眼，
修路民兵挥汗能行船。
一个女民兵问邝泰：
“从前沿下来的？”
邝泰默默把头点。
“向前沿英雄学习！”
女民兵举锹放声喊。

邝泰微笑挥着手——
忽感到空虚、羞惭，
象儿时从祖母的珠花钱包，
偷偷掏了一根冰棍儿钱……

他走到重炮阵地，
出膛炮震动心弦：
“前沿啊！
是谁在堑壕看着地图，
对着步谈机把炮火呼唤？
是他！一定是！
本可以回到安全的内地，
却主动投入艰危的火线，
班长啊！你用行动说明：
战士的服役有限又无限，
为祖国而战，永无期满。”

这时通讯员象殷勤的青鸟，
给邝泰捎来了一封信件……

四

光荣的前沿战斗组，
只剩下袁浩一个人，
步谈机已随弹片纷飞，
气浪把他掀到浮土中，

一时全身失去知觉，
继而似在一个梦境。

“谁？谁向我走来了？
如浩月从海雾里上升，
是您！亲爱的母亲！
斑白的柔发总是梳得平贴匀顺，
月亮色的上衣散出庄稼的香馨，
回去吧！妈妈！
休让敌人伤害您一丝柔发，
不许他们碰一碰您的衣襟。”

“袁浩，我的儿子！
在妈当姑娘的时候，
曾支援解放南大门，
送弹药，抬担架，
滚过多少炮弹坑，
敌人打不倒你母亲！
妈是来告诉你喜讯，
你让我看后寄出的作品……”

“《榕树在台风中》。对，
我模仿了瑞士的卡拉姆，
他那《狂风中的橡树》，
树枝被刮断一截，

仍挺立叱咤风云……
这一百三十多年前的画家，
竟和我的心儿有些相通。”

“看！有你作品的期刊。”
“妈，快让我闻一闻，
书刊的香味薰陶灵魂。
妈妈……您哪儿去了？
怎么不见了您的身影？”

“袁浩，我的儿子：
我在金黄浩渺的稻浪里，
我在飘着甜香的果子林，
在透光的白云间，
在皎洁的月影中；
南疆的每寸领土，
都有生育你的母亲，
每棵树，每棵草，
都有母亲的深情，
和你一起保卫界碑，
这战斗得来的主权，
这民族尊严的象征；
儿子啊！袁浩：
用你的心做她的基石吧！
用你的血肉使她巩固，

决不准敌人挪动一寸……”

啊！母亲：
尽管只是一个梦，
您也给了孩儿英勇。
当敌人又嚎叫着进攻，
他端起自动枪扫射，
直打得枪管火红，
忙换上一挺轻机枪，
把敌人埋葬在山坡谷坑。
轻机枪打坏了，
找到一挺高射机枪，
这正义的钢铸的画笔，
给敌人画一幅《末日来临》！
子弹打完了，
敌人还在冲。
忽然有一双手递来弹盒，
及时充足地把弹药供应。
他只顾射击，那手只顾送弹，
象咬齿转动的两个钢轮……

五

英勇的弹药手是谁呢？
是邝泰！穿军装的华侨子弟。

“班长，你负伤了！”
袁浩才感到左臂如刀割，
血，染红了整个衣袖，
一滴滴，象石榴籽。
邝泰替他包好伤口：
“班长，我背你去隐蔽。”

从界碑迁走的燕子，
飞落山尖尖一小块草地。
前沿阵地已成焦土，
只剩下那块翠绿，
象一片孤独的荷叶，
飘浮在浑浊的水里，
青草，说明这是个死角，
带路吧！勇敢的燕子。

六耳草车前草气息清新，
天香炉蒲公英绒花迷离，
袁浩躺在野草上，
亲着束叶子深深呼吸。

“小邝，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来信说：
越军在柬埔寨的大炮，
悍然向泰国射击，

打在父亲做工的橡胶园，
胶林在焚烧，房屋成废墟，
我那早已退休的祖父，
被燃烧弹活活烧死……
可怜啊！有些柬埔寨难民，
被炮火驱赶，哭声使天也落泪，
逃亡异邦也难免一死……
班长啊！我怎能不回到前沿，
我要求延长服役期！”

袁浩太白星似的眼睛，
溢着一母同胞的情谊：
“多好的战友啊！
他的父亲深明大义……
对于一个向上的青年，
战争给他的决非恐惧，
而是忘我的勇气，
这正义的火与血的教科书，
正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
袁浩拉了拉战友的手臂：
“你马上去指挥所报信，
必须恢复中断的联系。”
“我不能扔下你！”
“情况应报告上级。”
“又是爱护我这个独生子，